

大宾馆之夜

(中篇小说)

高尔品



它，不象北京的那几家饭店格局过高，也不象广州的东方、白云与白天鹅过于富丽，当然，更不象内地的那些说土不土、说洋不洋的大小宾馆。它是一座真正的饭店，由法国投资，本国设计，盖在A省省会中央大街与枫丹大街的交道口上。外貌巍峨挺拔，内里端庄秀丽；楼层上的平台红花绿草，耀人眼目；开阔的门厅前绿树蓊郁，气

象恢宏。它与法国首都巴黎历史悠远的王宫罗浮宫*同名，称为罗浮饭店。

它成了A省的一座不夜宫。

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且把这家大饭店开张一年后的第一天，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作为故事发生的第一夜。

第一夜

天刚刚擦黑的时候，一辆西德产的奔驰轿车，终于从灯火闪烁的乡村大道上，开进了通向七星岗火车站的柏油马路，然后，象一阵风似的射上中央大街，在立体交叉上兜了半个圆圈儿，便悠悠地停在罗浮饭店门厅的高台阶前。

开车的，是一个中等身材，十分壮实、短发、圆脸、有着一副紫酱色脸膛，戴一架宽边黑框眼镜的五十岁男人。他披着一件秋大衣，敏捷地跳下奔驰，轻轻地打开后车门，伸出双手很费劲地接出一个女人，然后，又轻轻地关上了前后两个车门。

他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女人，走上高高的台阶，顺着大转门走进门厅。辉煌的灯火立即投射到他身边女人的脸上。

女人的身体突然僵直了，并且举起双手轻轻地惊叫了一声，然后捂住脸，转身就往后跑，又被大转门弄得惊慌失措，不敢上前。

开车的没有训斥她，更没有粗暴地拖拽她，只是轻轻地、却又是用力地拉住她，把她从身上滑落下来的一件呢大衣从地上拣起，重新披到那个不听使唤的躯体上——“叶琴，我们就住在这儿。”

他温存地小声说。

“你骗我。”疯女人话音不高，两眼迷茫恍惚地看着头顶上美丽的圆柱吊灯，渐渐地凝然不动了。

他拉着她向前走，她却象个耍撒赖的孩子似的，不情愿地跟随着他。

“李省长，您这是——”大厅里的一个年轻接待员，立即奔上前来，对开车人说，并且想帮他搀扶那个女人，又被女人那种可怕的神态吓了一跳，伸出来的两只手又缩了回去。

被称为省长的开车人，挡开那个年轻的接待员——“我自己来，”他说，“她是我

妻子。”

年轻的接待员愕然地后退了两步，莫名其妙地看看省长又看看省长的女人，直到省长轻轻地拖拽着她的女人走进了电梯间，电梯间里又传出来一声闷叫。

他简直傻了。

罗浮饭店宽阔的门厅左面，是一间极为精致地道的酒吧间。因为时势的关系，这里的交际舞、迪斯科，甚至连集体舞，都突然被禁跳了。外宾港商还可以凭兑换券在酒吧里啜饮咖啡、啤酒、可口可乐，吃各种极精美的甜点心；内宾或曰“中宾”，非经特许，则不能入内，更不能用人民币来尽情享受。

这天晚上，酒吧里壁灯齐黯，只有五彩玻璃拼成的圆形转灯，在空中轻轻地转着，一片片五彩斑驳的光影缓缓地掠过地板、舞厅，和寥寥的客人身上、脸上。没有音乐的酒吧，显得极为沉闷。

在一个光线较暗的角落里，有两个中国人在神秘地交谈着，其中一个醉意微露的年轻男人，正在问给他送上咖啡的年轻女招待员：“小匡，听小游说了吗？省长女人是个疯婆娘，他刚才亲眼看见的，还吓了一大跳。”

小匡又长又密的睫毛，耷拉下来，遮住了她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梅处长，我没听说。”

她说完，转身走了。

梅处长身边一个穿着中式绸缎棉袄、身材矮胖、烫着一头大波浪的年轻女人，极为不满地看了一眼小匡苗条的背影，说：“梅力非，我最懒见这个女服务员，瞧她扭的，总装着一本正经样儿！”

梅力非笑笑，“长得倒不丑。”

“我看定了——你！哪天非在这把你这顶乌纱帽丢了不行！”年轻女人毫不客气地说。

“我看没人有这份胆量，”梅力非撇撇嘴，呷了一口咖啡，“我爸还没死！”

“别臭美，李大雨可不吃这一套，他连老红军家的鸡，都敢杀，能把你放在眼里？”

“我是人，又不是鸡！”梅力非不以为然地说，“妈的，多少事他不管，偏管这城市不准养鸡！不抓大事抓小事。”

“我公公恨透他了，骂他是杀鸡改革家！”年轻女人显然有些忿忿地说。

“别说这些了，你倒说说，他把他那个疯女人接来干什么？”梅力非问。

“装样儿呗！我就不相信他对疯女人这么好！”

“我也这样想，说不定就是打掩护。你知道B省那个副省长的事吗？他也自己开车，可开车出去是为了玩女人——这下全完了！”

年轻女人急不可耐地说：“谁能保李大雨不是？什么改革，居然改到我们老红军家庭里来了！”

“我看他干不长，形势对他不利！”梅力非点燃最后一枝555牌英国烟，又掏出一包美国加长云丝顿，扔在桌上。

“我也恨不得他马上下台才好！”女人说。

“少奶奶，他马上也下不了台，把柄太少。”梅力非正说着，忽然听见酒吧外的大厅里有人直嚷嚷，便站起身，对少奶奶说：“走，看看去，谁在这种地方大声喧哗！妈的。”

他和被他称为少奶奶——A省军区政委的少媳妇汤琳一起走了出去，那包云丝顿也被他忘在桌上。

梅力非与汤琳一走出酒吧，就看见接待员小游正和一个乡下干部打扮的矮胖男人吵得热火。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李省长不在。”小游完全不象刚才想去搀扶省长夫人的模样，一副瞧对方不起的样儿。

“不管他在不在，我都要上去找他，哪怕等到天亮。”说话的男人圆脸阔嘴矮胖，满

头汗津津的，一件蓝涤卡中山装，领扣解开着，右背上，还背着一件过时的黑色旅行包，一看就是县里来的干部。

可是，小脸小鼻子小眼睛圆脑袋的小游，根本就不买他的账：“要等你出去等，我们这里的内宾必须是地市一级的领导干部。”

“我又不是要住你的房间，我是 要见省长！”那干部也火了。

“省长就那么好见？”小游偏过脸去，不算再理睬他。

来人当真火了：“你这是什么话？我不够地市一级，可大小是个县长，再小也是共产党的官！我找他，不过是小官找大官，难道连共产党找共产党也不准找？这里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他妈的——”

他差点便骂出了一句极难听的话来，可是溢出嘴唇的唾沫，还是叫他给咽了回去。

小游两手抱住肩膀，用眼角瞥了他一眼，干脆不理不睬了。

当县长的却要往里冲。

小游忙一歪胳膊拦住——“你这人是怎么回事？跟你说了不准进！”

“我就要进！”那人气得直喘气儿。

站在一边的少奶奶，没好气地说了声“土包子！”就要拉梅力非回到酒吧去。

梅力非却走过去，直呼其名地说：“王敢，你找李大雨什么事？”他不久前还跟这位县太爷打过交道。

叫王敢的县长，正在气头上，一见梅力非，没好气地说：“你不比我还明白，为外资的事！”

“什么时候找不行？非今天晚上。李省长爱人刚来，听说还是个疯子，正患疯病，你去找他，不给他添麻烦？”梅力非说。

王敢怔了。

梅力非正得意这一着奏效，半路上却忽然杀出了一个女咬金：“梅力非，你少在背后播风撒雨的。谁是疯子？说话清白点儿！”

梅力非一回脸——“是你，甄四小姐！”

“少来小姐太太那一套，少奶奶在酒吧门口等你哩，没皮没脸的！”

远远站着的汤琳，忽然拉下脸，却又惹不起似的转身进了酒吧间。

叫甄四小姐的横了他一眼，一甩自己的长头发，问王敢——“是你找李大雨？”

“是，”王敢应道，他有些发怔。

“你跟我走，我正要找他。”

“这——”王敢正犹疑，突然又醒转过来，跟着叫甄四小姐的就走。

小游忙挡住：“小甄，李省长不在。”他的话音有些儿软。

“你说他不在家？他刚给我爸打的电话，叫我来的，走，”她转脸拉了王敢一把，就往里走，还回头对小游说：“姓游的，以后少狗眼点儿，你不也就是一个接待员吗？比人家县长还大！”

小游气怔在她的身后，眼巴巴地看着她领着那个该死的小县长走在通红的地毯上，向着电梯间走去。

“大作家的女儿，真威风！”梅力非笑着对小游说。

小游气得说不出话来。

梅力非拍拍小游的肩膀：“她老子的官当不了几天了。光当个作家，算个屁！这口气你以后有的出！”

小游的小小的薄薄的嘴巴，叫他抿没了。

“李叔，”甄咪咪走进707房间，看见李大雨正靠在大沙发上翻一本大厚书，忙叫了一声。

她根本不是李大雨用电话叫来的，是奉父命来看李大雨家阿姨的。

李大雨一抬脸，“是四丫头，坐。”

四丫头坐到长沙发上，竟把身后的县长忘了。

李大雨眼尖，一偏脸看见王敢，问：“你找我？”

“李省长，我，刚从斗县来，”王敢有些

紧张。

甄咪咪忽然想起他正是自己带进来的，忙站起说：“李叔，他是我带上来的！接待员小游不给他进来，还说你不在家，这位大县长气得骂连共产党找共产党都不给我……”

四丫头一说起来就没完，李大雨打断她：“请他坐，给客人倒杯水。”他没站起来，脸上显得很疲惫。

王敢有些忐忑地坐到省长对面小圆桌边的椅子上。

“你有什么事？说简略点。”李大雨问。

王敢接过甄四丫头给他倒的茶，喝了一口，说：“李省长，去年我们县好不容易才被允许种了十三万亩甘蔗，也好不容易才自筹资金办起了糖厂，可是甘蔗渣却没法处理。县里一讨论，决定办一个造纸厂，专门造高级纸张。省轻工局的专家们研究过了，认为应该造，这还是我们国家的一项空白；外资问题也解决了，澳大利亚答应投资，但要中国银行承保。我们报告打到省里，省里又转到部里，八个月都没有消息。县里派我上北京，跟我刚才找你一样，连大门也不让进，我就在门口撒赖，拦车，骂了半天娘，才算见到一个司长，司长说要研究研究，这一研究，又是五个月，十三万亩的甘蔗渣，这么高级的造纸原料，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到现在也批不下来，只说还没研究。我们的官又小，在北京又没有关系，连大门都不给进……”

因屋里暖气过热，王敢说出了一头的汗。

李大雨拉了一下披在肩头要滑下去的毛衣，看看王敢，突然问：“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他刚才对咪咪的介绍没在意。

“我叫王敢，原来是副县长兼计委主任，刚转的正。”王敢说又有些怯怯的。

李大雨站起身，对他说：“你明天就去省行，找姓薛的行长，让他直通北京中国银行，不要部里那班家伙办。我马上打电话，这班吃饭不干事的家伙！”

“李省长，”王敢霍地站起来，感激地看着李大雨走到办公桌前抄起了电话听筒。

“王县长，你可要谢谢我。”甄咪咪放下李大雨刚才看的那本大厚书，开心地小声说。

“姑娘，真谢谢你，将来我一定送你最好的本子。我们造纸厂一上马，就准备再建一个印刷制品厂！”他说，笑嘻嘻的，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

“你的心真不小！”甄咪咪高兴地说。

“当真要搞改革，心小了怎么行？”他哈哈一笑，又忙收敛住，用手捂住了那大张着的阔嘴巴。

李大雨走过来，对他说：“就这么办了。有困难再找我，我的电话是74441转707。”

“李省长，我真……”他没说出谢谢的话，却一边掏本子记电话号码，一边说：“我就走。”

他刚走到门口，又被李大雨叫住：“你有地方住？”

“我这就出去找地方。”王敢忙说。

“你就住这儿，我还要找你！”李大雨说。

“这，他们说这里只接待……”他话未说完，被甄咪咪打断了。

“人家进都不给他进来，还让他住！”咪咪朝李大雨说得火辣辣的。

李大雨有些火：“就说我说的。四丫头，你陪他下去办手续。”

四丫头却说：“那我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李大雨问。

四丫头跳起来说：“你刚走，他们就把酒吧给关了，只有梅力非少奶奶他们能进去！”

“怎么回事？”李大雨的眼睛在镜边后面闪了一下。

“你还不明白？”四丫头撇了撇嘴。

“岂有此理。”李大雨说。

“弄得许多外宾都摇头叹气，说在中国，连这一点夜生活都被禁止了！”

四丫头明知李大雨最听不得外国人说中国的坏话，故意说。

“这事我打电话给他们经理，你先下去把他的事给办了！”李大雨板着脸说。

甄咪咪拉着王敢就走。她爸爸交代的话，她早忘了。

在电梯里，王敢对她说：“我看你一点也不怕他！”

“我才不怕他呢！他就是外表凶，心里面可好了。他跟我爸是忘年交，都是改革派！”

王敢高兴地看着她。

值班接待员游凤尾，憋着一肚子气，又不好发作，只好在甄咪咪的监督下，办好了王敢县长的住宿。

甄咪咪刚刚把王敢送进电梯，王敢却问她“这电梯没人怎么开？”

甄咪咪一乐，心里一边嘲笑这个“土包子”县长，一边干脆一起走进电梯，直把王敢送到了十三楼1304房间，这才转身乘电梯下了楼。王敢看着她娇娆的身影被电梯的两片门遮住了，心里还快乐地想：“这丫头真热心！”

甄咪咪没魂儿似的竟又下到底层，刚走进大厅，忽然听见一阵轻松愉快的音乐从酒吧里传了出来——原来关着的酒吧大门豁然大开了，嵌在酒吧墙壁里的壁灯，又跳跃着你闪我烁起来。她乐了，正要朝里走，却看见在大厅里散步的外宾，一起开心地叫着向酒吧里奔去，一个正站在“友谊柜台”前购买中国古玩与工艺品的外国人，竟把兑换券往柜台上一扔，拿起那几样小玩意儿，就往酒吧里跑。

“肯定是李叔给他们经理打过电话了！”她开心地想，竟顺手拿起总服务台上的电话，迅速地拨了一个号码——“喂，李莉吗？我跟李叔一说，李叔马上就叫他们把酒吧开了，快来，今天晚上肯定热闹！最好去把龌龊也拖来！什么，怕不让进，有我在，看谁不给进！”

她瞥了一眼正板着脸的小游，搁下电

话，就跑到门厅外面，等她的朋友们去了。没一刻儿，她就领着几个打扮时兴、合体、显得很正派的年轻男女走进大厅，直向酒吧奔去。

接待员游凤尾气得不吱声，还对两个门卫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叫他们别管，心里却恨得痒痒的——“什么东西！你爸死了，你还敢不敢这样！”

他甚至忽然希望那个大作家今天晚上就死，明天他就敢把你甄咪咪挡在门外。

他想到这里，小嘴巴竟笑了一下，这笑却立刻化成了一丝苦笑——“妈的，李省长喜欢她……”他不敢想李省长也会死。

他忽然觉得，他在甄咪咪面前永远翻不了身。

省长李大雨送走了王敢与甄咪咪，给经理打完电话，又很不耐烦地接了几个无话找话说的请安电话，刚坐在长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又按灭了，站起身走进了套间。

他看着已经睡去的妻子，不觉坐到她的床边。

他刚才给她服了药，还让她吃了三颗冬眠宁。

他的紫色脸膛在幽暗的壁灯灯光里，显得心事重重。

他可怜疯了妻子，可怜她十几年前，为自己受到的那种非人的摧残。一个多月前，他从庆州市长升任省长以来，心里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她。果不然，她的病又犯了，象每一次他离开她稍久一点，她就会犯病，就又会失去常态一样。而只有当自己回到她的身边，她才会慢慢地安静下来，恢复常态。而恢复了常态的妻子，一想起自己的病给丈夫带来的拖累，又会常常泪流不已。

他们之间，有着难以言喻的夫妻深情。

他对妻子看了一会儿，见她睡得很沉，一时半时不会醒来，这才转身走出卧室。

他想休息一下，但王敢刚才来告的状，

又使他生气。象这样下去，四化何期？这批官蠹！他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而甄咪咪说的“关酒吧”的事，也使他觉得不快——他们到底怕什么？难道放放音乐，跳跳舞，就亡党亡国了？“四人帮”统治时期，少剑波没妻子，江水英没丈夫，却差点亡了党亡了国！再说……

他忽然不再想了，站起身，走出房间，也不乘电梯，顺着楼道，往下走去。

他很疲劳，也很困倦，但是明天下午，他还要给那些厅局长讲“世界工业发展史”第八讲。他要再准备一下，因此想去酒吧喝一杯咖啡，提提精神。

他走进大厅，一眼看见正伏在柜台上生闷气的小游，忽然想起这个小家伙给他挡驾的事，便走过去说：“小游，以后不论谁找我，都不准挡驾！你告诉别人一声，就说是我说的，不许忘。”

小游猛然一惊，连声几个“嗯”，省长大人早已走进酒吧里去了。

他走进去，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刚要点烟，梅力非却神出鬼没地伸过来一只胳膊，嚓的一声打着了美国三五牌打火机，“李省长，您累了！”

李大雨点着烟，看也没看他，眼睛却看着那些正在跳交谊舞的外国男女客人，还有甄咪咪也正在跳探戈，也不回脸，却问：“你又在这做嘛？”他说着一口天津话。

正尴尬不已的梅力非，忙凑上说：“今天请比利时商人吃饭，有些累，就在这休息休息，没想您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完全没了刚才跟少奶奶在一起讲话的神气，一副神情紧张的样儿。

“你们跟南美那几个国家劳务出口谈判怎么样了？”李大雨问，仍然不看他。

梅力非怯怯地看了他一眼，说：“正在谈，李省长，你放心，这次，我这个出口处长绝不会再让自己国家吃亏！”

“再吃亏，我就撤你的职！”

李大雨说，看也不看他。

梅力非正狼狈地说不出话来，一看小匡给省长送咖啡来了，忙招呼说：“小匡，再来两瓶美国可乐，几样甜点心，我付兑换券！”

他把自己的尴尬掩饰了过去。

小匡轻轻地把托盘放到小圆桌上，“李省长，回来了？”她亲热地问，全不象刚才对梅力非。

“嗯，回来了。”李大雨笑笑，完全没了刚才盛气凌人的神气。

梅力非心里忽然有些醋，嬉皮笑脸地对小匡说：“小匡，你对省长大人可比对我客气多了！”

小匡不搭腔，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转身走了。

梅力非有些恼，当着李大雨，又不敢发作。

少奶奶汤琳走过来，瞪了他一眼，对李大雨说：“省长，是您叫开的酒吧？”

“你来这干什么？”李大雨反问。

汤琳脸有些红：“我干嘛不能来？我来就是找你的。”她有些作态。

李大雨盯住她，不吱声。

她移开目光，说：“我妈说我们家的五十只鸡，能不能作为例外，养在自家院子里，也影响不了市容。”

“不行。”李大雨干脆得很。

“要是我爸说的呢？”汤琳有意说。

“也不行。”李大雨看也不看她。

“你这人就是不好讲话，我爸真火了！”少奶奶汤琳说得有些嗲劲儿。

“火了我也不怕。城市禁止养鸡，你们家不能特殊！”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汤琳脸红了。

“你公公要骂，就随他骂去，我这人才不怕人骂呢！”李大雨没了再说下去的兴趣。

少奶奶汤琳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忿色，却又不肯顶撞。

小匡送来了“可口可乐”、甜点心，梅力

非掏出一张兑换券，故作气派地往托盘上一扔，看也不看小匡。

“我听人说这可乐瓶子，我们中国人都造不出。”少奶奶没话找话说，梅力非想制止她已经晚了。

李大雨眼睛睁大了，盯住她问：“你这话听谁说的？”

“反正别人都这么说。”少奶奶有些心虚，但不愿示弱。

“别人都象你这样看不起中国人？”李大雨生气地逼问她。

“大省长干嘛发火？我又不是说你造不出来。”少奶奶红着脸笑着说，想给自己解围。

李大雨不买她的账，说：“都要象你们这群公子哥儿少奶奶，中国岂但造不出这玩意儿，还要亡国！”

他一口喝光了咖啡，站起身来就走。他从心里厌恶这个装腔作势的军区政委的媳妇。这个自以为攀上了高枝儿的平民出身的女人。

“李省长，您还没——”梅力非想拦住他。

李大雨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个声音叫住了他：“李叔！”

甄咪咪从舞场上跑下来，拦住他问：“李叔，差点忘了，爸跟妈要我问你阿姨来了没有？要我陪吗？”

“现在才想起来？”李大雨侧过脸问。

“还不是托你的福，跳舞跳忘了！”甄咪咪说得既不好意思又开心。

“明天你来陪你阿姨，我有事。”李大雨说，转身要走，又转脸叮嘱说：“不要跳疯了，早点回去。”

“噢！”甄咪咪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瞥了一眼站在一边颇为狼狈的少奶奶与梅力非，眼睫毛忽然抬到了额头上。

她就是看不惯“这一对儿！”



第三夜

李大雨从养鸡场赶回来时，天已黑了。他把车停在罗浮饭店门厅前，匆匆地走进大厅，向电梯间赶去，连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没听到。

他心里记挂着没有吃饭的妻子——四丫头是个拔脚猫儿，她能耐心地照应她的阿姨吗？

他拧开707房间的门锁，从客厅走进卧室，都没有见妻子的影子，正有些慌，却听见洗澡间里传出来四丫头的高声大叫——“是谁？”

“我，你阿姨呢？”

“在洗澡，你不要进来。”四丫头在洗澡间里嚷道。

他忽然放了心。这个四丫头，别看她成

天喳喳呼呼的，心眼儿却好！服侍象他妻子这样的病人洗澡，不容易啊！

他感到饿了，忙问：“你们吃过没有？”

“吃过了！”四丫头高声答应说。

“我先下去吃饭。你阿姨洗好澡，我们就去看灯，今天你开车！”

“说话要算数！”四丫头开心地嚷道。

他兀自笑了一下，走出门去。

谁想刚出门，就遇到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清癯，瘦削，满头白发，连又短又硬的胡须也是白的，只是两只眼睛很亮，亮得跟他满头满脸的白发白胡子不相称，脸也显得年轻；

另一个则满头乌光油亮的黑发，脸膛油光锃亮，两撮短眉配着两只又细又长，象两截黑棉线儿似的眼睛，一副脑满肠肥的样儿。

白头发的一见李大雨，忙叫了声：“大雨，我正找你！”

黑头发的却恭敬地说了声：“李省长，您有事出去？”黑棉线眼睁出了两条亮灼灼的缝。

李大雨一见他俩，忙说：“你们坐一会，我下去吃完饭就上来。”他捏了一下白发人的手，转身向电梯间走去。

黑发人看着他的背影，说了句“他真是个忙人，到这会儿还没吃上饭。”

白发人却说：“省长不是好当的。”

他俩说着走进客厅，正要坐下，看见甄咪咪把湿漉漉的头发挽在头上，用一块毛巾

裹着，正把她阿姨搀出洗澡间。

“老叶，”白发人与黑发人异口同声地叫了一声，又互相看看。

病人的神情，比前天晚上刚来时，好多了，眼神再不是散的。她两只眼睛定定地看着眼前的黑发人与白发人，象是努力在回忆着什么，好一会儿，那两只眼睛才终于闪过一丝光彩，嘴巴也喃喃地说了声：“是武扬，郑时中。”

她的话说得极象一个久病初愈的人那样，没有一丝活力。可是，武扬——白发人，郑时中——黑发人，还是立即堆上笑容，回说：“老叶，你也来了，身体好？”

李大雨的妻子象是在回忆什么往事一般，脸上满是恍恍惚惚的表情。

甄咪咪忙对来人递过一个眼色，把病人搀扶进卧室里面去了。

武扬与郑时中看着她进了卧室，这才坐下。

武扬摇摇头：“这么好的一个女人，竟弄成这样。”他有些感慨，象在追忆，又象在惋惜。

郑时中却用又白又胖的手，抚摸着自已肥大的肚子，说：“还算她有福，做了省长夫人！”言语里无限的羡慕之心。

武扬雪亮的眼睛，不屑地膘了他一眼。

说话间，吃了饭的李大雨已经回来。他忙叫站起身的武扬、郑时中坐，把桌上的香烟递过去，自己也抽了一根。

“找我有嘛事？”他问。

郑时中抚摸着他的凸肚皮，两只眼睛又眯成了两条黑棉线，嘴巴里嘿嘿地笑着。他的事不想也不能当着任何人的面说。

武扬则直截了当：“大雨，我不转弯抹角，也不拍你马屁。我下台了，就为这一头少年白，虽然55岁，却当了顾问，把我的院长党委书记一把撸了。可事情还要我干，设计院新领导办不了的事情，都是我跑。”

他顿了一下，眼睛又亮烁烁的了，“我

来找你，一不为官，二不为职，我没那脸皮为自己的事找过去的老搭档，现在的省长。我是为部里要在省城盖我们设计院大楼，找你划地皮。省城的建设规划是你直接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跟你的这点老关系，我更清楚你办事的效率，因此请你今晚就跟我上街看看，找地方。”

李大雨来了劲：“多少层？”

“十四层！”

“图纸带来没有？”

“带来了，你马上过目。”武扬深知李大雨的脾气，忙把带来的图纸递了上去。

李大雨接过，展开瞄了几眼，又盯了几眼，问：“工期多长？”

“一年，”武扬说。

“下保证不下？”李大雨眼镜片后面的那双不大的眼睛，亮烁烁地盯紧了武扬。

武扬站了起来：“自然下。”他一点不含糊。

“那好，不能按期完成，我罚你款！我把最好的地方给你，走，看看去，正好路过张市长家，把他也拖上。”

他说着已站起身，拿下椅背上的秋大衣，这才发现郑时中正接着肚皮尴尬地看着他。

“你还有什么事？”李大雨问。

“我，没有，没有什么，特地来看看你。”他说得唯唯诺诺。

李大雨心里已明白大半——这两人，一个是他在化工设计院的前任，一个是他的后任，并且都同时在化工设计院干过，他心中还能没数。

可当郑时中也站起来要走时，甄咪咪忽然从套间里窜出来：“李叔，你不是说领阿姨一起去看灯的吗？怎么刚说完就不算数！”

武扬与郑时中都愣住了。李大雨也愣怔了一刻，却说：“我有事，今晚你就领阿姨看灯去。”

他说完，转身要走，又觉得于心不安，

并且不放心，因而又转脸对咪咪说：“你把镇静药带上，不要走远，就在附近看看，等我回来再说。”

他见四丫头噘起了嘴巴，这才迟疑了一下，走进套间，旋即又走出来，对武扬说：“走吧。”

武扬反而难为情地说：“这，要不明天——”

“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李大雨披上大衣，又对四丫头说了声“不要走远”，就领头出了门，把噘着嘴巴的甄咪咪丢在房间里。

甄咪咪故意大声说了句：“还说让我开车呢，连阿姨都不管了！”

可等她转过身向套间里面走去时，她又满脸都在笑了——他不去也好，少了个管我的！

罗浮饭店的酒吧间，除掉关门的那几天之外，从来没象今天这样冷清过。偌大的酒吧间只有音乐在空荡荡地响着。外宾，内宾，还有那些既非外宾、又非内宾、却有权利进酒吧喝咖啡跳迪斯科的中国人，全上街看灯去了。省长李大雨决定举办元旦灯会，把一城的官儿百姓，全吸引到大街上、闹市区和公园里。

省城一片灯海，多年不见的各色彩灯，你辉映着我，我照耀着你，千姿百态，尽态极妍，把个喜气洋洋的省城元旦之夜，烘托出一片热闹喧腾来……

龙灯在舞，凤灯在飞，蚌鱼精在大街心呈唱着扭着；各厂做的各色广告灯，或旋或转，或飞或翔，或在彩车上互相辉耀，把本厂的得意产品打扮得绚丽多姿。

甄咪咪搀扶着李大雨的妻子，走在离罗浮宫不远的中央大街上。吃了镇静药的叶琴，脸上露出了无限的新奇，两只眼睛竟也象活过来了。她虽然对四丫头不时向自己说的话，还反应不过来，脸上却浮现出一种难得的光彩，这难得的光彩又在灯火的辉映

下，显得很美——她原来竟是个很美的女人。

疯丫头甄咪咪早忘了李大雨的交代，因自己看得高兴，便领着她的阿姨瞎转悠起来。从中央大街到枫丹大街，又从枫丹大街转到解放路，一看远远的迷津公园里一片灯火辉煌，不觉又领着阿姨挤了进去。当她们终于走进灵谷寺，看着灵谷寺里的彩灯惊叹不已时，她已经把她李叔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大雨的妻子，虽然不象她那样，一张嘴巴不停地说着不同的赞叹话儿，有时还哼一两句时兴小调，却只是不时地喃喃重复着一句话：真好看，真好看……甄咪咪看着这个精神失常的阿姨，居然这么规矩听话，还会欣赏，在灯火的彩辉里更显得那么美——不是有心留神的知情人绝对看不出她是个神经错乱的病人，因此这就更加鼓励了四丫头的兴奋劲儿。当她看到灵谷寺庭院中挂着的那一副钟馗打鬼的彩灯巨制时，竟拉着她的阿姨直往那里奔去——“阿姨，阿姨，快看，钟馗打鬼，钟馗，懂吗？”

阿姨任她拖拽着，向打鬼的钟馗走过去，大眼睛里居然也闪出了无限的新奇来。

这幅钟馗打鬼，扎做得着实俏皮。令人好笑的神态，恶狠狠又充满滑稽的脸膛，手中高举的笏，脚下踩着的鬼，加上胖肚皮里浓艳的灯光，使这鬼判的形象显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甄咪咪看迷了。

看迷了的甄咪咪，当她忽然发现这鬼灯竟是“戏剧服装社”制作的广告时，她忽然笑了——“阿姨，李叔真鬼！灯会全是广告彩灯，连这鬼灯都是！怪不得李叔说他向来不瞎花钱……”

阿姨没有反应——还反应不过来，但她的两只手却慢慢地举到了头发上面，连眼睛都恐怖地睁圆了，两片嘴唇直哆嗦。

“阿姨！”甄咪咪心里一抖，紧张地喊了

一声，然而应着她的叫声的，却是她阿姨的一声高叫。

李大雨的妻子转脸就跑，慌神的四丫头赶忙拽着了她的片衣角。

她的阿姨又犯病了。犯了病的李大雨夫人，嗷嗷地叫着，穿窞在人丛里。人们不明所以地看着她，躲避着她，为她闪出一条路来。甄咪咪想不到她竟有这样大的力气，几次被她挣脱，可她还是不要命地追过去，拽住了她的手，她的胳膊，衣袖与衣角。

甄咪咪追着她，喊着她，跑上大街，眼泪早已溢满在她的眼眶里。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尤其是当她忽然看见坐在小卧车里的少奶奶汤琳对她嘲弄地一笑时，她连瞪也顾不上瞪她一眼，只是死命地撵在省长夫人的身后。

当省长的妻子就要不顾一切地穿过枫丹大街时，一辆漂亮的小卧车刹地一声挡在她的面前。甄咪咪大叫了一声，就要昏倒，车门开处，省长李大雨与武扬竟跳下车来，一起抱住了她的阿姨。

“叶琴，是我，是大雨……”李大雨有力的胳膊狠狠地夹住了犯病的妻子，把她夹进了小车里。

“四丫头，你还愣着不进来开车！”李大雨大声说。

甄咪咪猛地回过神，孩子似的手背揩去一脸的泪水，忙钻进小车，手忙脚乱了一刻，这才发着了火。当过几年司机，至今仍有驾驶执照的“甄四小姐”，在方向盘前，从



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六神无主过。

“开慢点，小心撞人。”李大雨声调和缓下来了。

“嗯。”她嗯得象个刚挨了打才承认错误的孩子。

叶琴略略安静了些，只是眼神还显得异常恐怖。

“怎么回事？”李大雨挽紧妻子问四丫头。

“我，我也不知道。”四丫头答道。

“是不是看见什么了？”武扬也问。

“没，没有。就是，刚才，在，在灵谷寺看钟馗打鬼那盏灯时才……她一路上都是好好的……”四丫头说得语无伦次。

武扬看了李大雨一眼，李大雨忽然明白过来了。

“你不听我的，偏领她走那么远。”李大雨说得有气无力。

一定是彩灯钟馗打鬼，使神经错乱的妻子触到了什么可怕的回忆。他想。

甄咪咪驾驶的奔驰，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连硬是撵上来在小卧车里嘲笑地看着她的少奶奶，她都没有心思去回敬她。

她觉得自己犯了大错。

静静的酒吧间，连音乐都象是有了些微醉意；柔和而幽暗的灯光，也象在织缀着梦境一般。在出售各类饮料的高高的柜台前面，省委第一书记秦振波的儿子秦骧骧，半坐在美国式的高酒椅上，扒着柜台，与酒吧服务员小匡说着话儿。

……………

“今天怎么这样清闲？”被誉为善良公子的秦骧骧，忠厚的脸上两只眼睛的上眼皮眨个不停，并且说起话来，总向上看，就象不看对方似的。

小匡抬起长长的睫毛，又垂了下去，说：“都看彩灯去了。”

“那呆会儿你又要忙了？”骧骧一想到过一会小匡又要开始忙碌，就有点不忍心。

“这是我的工作。”小匡又抬了一下毛茸茸的长睫毛。

“小匡，你真朴实。”骧骧发自内心地说，“真不象是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的女孩子。”

“象在哪工作的？”小匡问，羞怯地笑了笑。

“象我们教研室的资料员。”骧骧不假思索地说。

“我没那份福气。”小匡说，看着自己的两只手。

“你应当通过自学跳出来。”骧骧热烈地说。

“我没想过。”小匡看了骧骧一眼。

“不是说你爱好文学吗？你就试着写小说，我认识的作家朋友可多了。我让他们帮你改，给你推荐。”骧骧开心地说。

“我只是爱读点小说，写，连想都没敢想过。”小匡说，只看着自己绞在一起的两只手。

骧骧忽然觉得自己的话卡了壳，脸都憋红了，才憋出一句话来：“现在没人，真想跟你旋一回三步，转两圈。”他觉得自己的脸好烫。

小匡忙将靠在柜台上的身子缩了回去，

“不，我不会，真的不会。”

她的美丽温柔而又胆怯的大眼睛，终于与骧骧的对上了，忙避了开去。

“小匡，”骧骧还要说什么，小匡却慌乱地说，“来人了！”说着，便转身装作看货架上的酒。

进来的人恰恰是梅力非与少奶奶汤琳。

梅力非嘴巴一咧，笑着说：“秦公子，是你？怎么不上街看灯？一个人在这孤孤单单的？”

梅力非的话弦外有音。

骧骧用手摸摸发烫的脸，说：“今天改了一天学生的考卷，累了，才想来这休息会儿，连灯也没顾上看。你见到大雨叔叔了吗？”

他连看也没看少奶奶一眼。少奶奶却说：

“看见了，正领着他的疯女人看灯呢？疯女人满街乱跑，你也不去帮帮忙，一个人在这尽乐！”

她过去追求过秦骧骧，但骧骧看不上她。她心里的醋劲还未全消，故意瞥了柜台里的小匡一眼。

骧骧不搭理她，仍然问梅力非：“怎么样？灯好看吧？真棒！我从省委走出来时，正好看见舞龙灯，太棒了！”

梅力非坐下来，却说：“好是好，可都是民脂民膏。省长大人为了让他的疯女人高兴，花了多少钱！”

他噤地一声打着了火，点燃了一枝加长云丝顿。

“好什么？灾情不管，搞什么赏灯，变着花样买老百姓好呗！”汤琳说得一副少奶奶腔。

“什么话！”秦骧骧拉下脸，“大雨叔叔让省城举办元旦灯会，军民同乐，这么好的事，怎么一到你们嘴巴里就变了味？再说彩灯都是各家厂矿企业自己做的，大部分又都是广告灯，艺术欣赏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有什么不好！”他的上眼皮眨巴得更厉害了。

“好，谁敢说不好！他去养鸡场谁也不

通知，就把人家党支部给解散了，把那么大的一个养鸡场交给四个技术员，还有没有党的观念？组织观念？”梅力非说。

“不了解情况，你就别乱发言！养鸡场原来月产800万个鸡蛋，后去的党支部书记不但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女儿、媳妇一起搞了进去，她们还领头偷鸡蛋，差点把养鸡场给整垮了，这样的人还不该撤？依我，有一个撤一个，有十个解散十个！”

秦骧骧据理反驳，一口京腔说得流利动听。

梅力非忽然卡了壳，却又说：“这反正不符合组织原则，对市委连招呼也不打，也不开常委会研究，我爸说都这么干，还要各级党的领导干什么？”

“我爸说，他坚决支持大雨叔叔这么干！”骧骧的声音也高了八度，“等你打报告开常委会，连鸡都要偷光了！”

秦骧骧也抬出了他的爸爸。

梅力非咽了口气，不吱声了。论座次，他的爸爸比骧骧的爸爸差远了。

骧骧却不放过他：“我就支持大雨叔叔的改革，中国不改革就没有前途！我们省不改革同样没有前途！”

“别尽说大话了！我一听改革这词就烦！”汤琳不胜厌烦地说。

“不就杀了你家几只鸡吗？就那么反感？知不知道，现在正当世界工业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我们中国再不发奋赶上去，就完了，你家那几只鸡算什么？家庭土法养鸡是古代化，可不是现代化，你又不是用的电脑！”秦骧骧忽然说得开心起来。

少奶奶忍不住了，正要和骧骧干一仗，却叫梅力非用眼光制止了——“秦公子是大学助教，说书呆子话，是他本行！”

秦骧骧反而一笑：“中国就是书呆子太多了！”

柜台上的小匡正听骧骧说话出了神，却听梅力非叫她：“小匡，来三杯咖啡！”

她秀丽的长眉毛抖颤了一下，垂下了长长的眼睫毛。

当小匡把三杯咖啡与糖块端到小圆桌上时，秦骧骧却说：“我不喝，我要找大雨叔叔去！”

他转身走了，却回脸对小匡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

“秦公子对你不错嘛！”梅力非突然用手捏了一下小匡的手指。

小匡的脸刹时红透了，梅力非哈哈一声大笑，小匡忙转身走了。

少奶奶的脸也红了：“梅力非，你吃的什么醋？”

“你成天跟我在一起，你那个呆头呆脑的大兵就不吃醋！”梅力非嬉皮笑脸。

“别没皮没脸的！”汤琳瞪了他一眼。

正是这时，一大帮看灯回来的外宾与港澳客人全涌进了酒吧，梅力非看着外国客人们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气，对少奶奶说：“妈的，你也不能不佩服李大雨这家伙。他一个元旦灯会，就做了好几笔生意！这些外国人，看那些广告灯入了迷，马上就要求洽谈生意！”

“哼！”汤琳不以为然。

“你别哼，这小子要让他真这么干下去，他还要升！”梅力非竟说得羡慕起来。

“瞧你为他美的，没那么便宜！”汤琳说。

“这就要看上面的改革派，到底能不能掌到权了！”

梅力非说得有些忧心忡忡的。

秦骧骧拧开他大雨叔叔的房门时，李大雨正送武扬出来。

武扬满脸挂着笑，用手拦住李大雨：“老搭档，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就签字。”

“再申明一句，谁要是不照章办事，延误了，都要罚款。”李大雨说着，松了武扬的手，又拉住：“是哪些王八蛋干的，把你这个一个顶十个用的给撤了。我非要问问他们，

到底是靠学历，还是靠本事！”

武扬摇摇手：“大雨，这事千万别谈了，我不是来谋官的。能尽到心的，就尽量多干点吧！”

他说得不无伤感，转身走了。

“干什么来了？”大雨对站在一边的骧骧问。

“看你 and 阿姨来的。”骧骧说得有几分孩子气，他一眼看见咪咪，忙问，“四丫也在这儿？怎么不去看灯？”

四丫头一听骧骧提起看灯事，刚刚兴奋起来的神气，又颓丧了下去，“别提了，我闯了大祸。”她说得象个正在泄气的皮球。

“怎么了？”骧骧忙问。

“我把阿姨的病惹犯了。大雨叔叔刚才使她安静下来，睡着了。”四丫头说。

“准是你领着阿姨瞎转悠，要不就尽胡说！”秦骧骧说。

“就你什么都知道！”甄咪咪有些不高兴他这样说。

“那当然！”骧骧开心地说，却转向他大雨叔叔，“李叔，爸让我告诉你，省委常委会同意你改建中央大街的建议，北新桥街口的拆迁也同意，就是要对拆迁户做好安顿工作，要你跟市委商讨讨论一下。”

“噢，”李大雨看着他，点点头。刚才妻子的犯病，把他弄得精疲力尽。

“爸说还要打报告给中央，让你做省委书记、常委的任命赶快批下来，不然你不好工作。堂堂大省长不是常委，难怪有些小人要捣乱！”

“即便是书记常委，要捣乱的还是要捣乱！”大雨打断他说。

“本来嘛，”四丫头说话向无顾忌，说，“这叫大雨叔叔怎么干？要我，干脆不干，干了还要听人说闲话！”

“对了，刚才听梅力非说，你今天 在养鸡场解散党支部的事，立刻就有人告状告到他爸爸那儿，连我爸都知道了。”骧骧说。

“是不是说我不按组织原则办事？”李大雨问。

“那还用说！这些人，就知道拿组织原则吓唬人？”骧骧忽然感慨起来。

“目的是卡人。好多人好多事不都是给卡得死不去活不来的，我们汽车公司……”甄咪咪忽然不说了。

“你们汽车公司怎么了？”李大雨正筹划在全省成立一个出租汽车总公司，正想办法搞钱，见四丫头说到汽车公司，忙问。

“不说！我才不向你提供情况哩。你自己去摸吧。反正，那帮人吃闲饭，不干事，懒透了，也坏透了！”

李大雨笑笑，正想说什么，梅力非却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胳膊间还夹着一条555和云丝顿。

“李省长，”他谦恭地叫了一声，又对骧骧与甄咪咪说，“你们还没走。”他忽然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

甄四小姐睬也不睬他，骧骧也只对他眨了眨眼皮儿。

“什么事？”李大雨问。

“外商送我几条烟，我给您拿来两条。”梅力非说得颇不自在。

“他们腐蚀你，你就来腐蚀我？”李大雨问，脸上并无笑容。

“大省长，我敢腐蚀你吗？”他说得嬉皮笑脸的，把烟放到了小圆桌上。

李大雨扫了一眼那两条烟，抬脸盯着梅力非问：“我正要找你，你倒送上门来了！你老实告诉我，昨天的谈判，你又让国家吃了多少亏？还有斗县为办造纸厂申请批准引进外资的事，你们压了人家多长时间？”

梅力非一看省长大人来了真的，还有秦骧骧与甄咪咪在场，脸也红了，手脚也不知往哪儿放了，嗫嚅地说：“李省长，跟我开啥玩笑？”

“谁给你开玩笑，我要你说给我听。”李大雨的凶劲使出来了。

甄咪咪看看秦骧骧，又看看梅力非，幸灾乐祸地笑着。

“李省长，哪能呢？”梅力非显然着慌了，说，“我又不是小孩子，那么容易上当？”

“我不管你是上当还是受骗。我已经提交省委组织部讨论，要撤你的职。这还是便宜你！你当处长才几天，就使国家吃了多少亏！”

梅力非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那你，你怎么知道我谈判时吃了亏？”

“我看了谈判纪录，昨天我还找外商谈了，外商说你拱手相让，他们哪有不要的理！”李大雨说得火气直冒。

“李省长，我爸对你不错。”梅力非软了下来。

李大雨却说：“你爸对我不错，与我要撤你的职有什么相干？”

他站起身，忽然很凶地把桌上的烟一推，那条云丝烟落到了地毯上——“你以为有你爸，又有你给我送烟，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回事！”

他转身拿过大衣，就出了门。

梅力非在秦骧骧与甄咪咪面前下不来面子，假笑着说：“别看他说得凶，他才不会撤我呢！”

“大雨叔叔向来说到做到！”骧骧认真地说。

“他又不是书记，连常委都不是！”梅力非终于恼了。

“没那个权，有那个理！”甄咪咪跳起来说。

“你们——”梅力非气恼地瞪着他俩，忽然说：“我也在部队干了十五年，他要撤我就告他，还不一定是谁倒台呢！”

“我看你告不赢！”秦骧骧说，根本没把他的当一回事。

梅力非说：“那就等着瞧吧！”这才讪讪地走了，连地上的烟也没拿。

甄咪咪却伸脚把烟一踢老远，那条烟竟



给踢到了门外。

李大雨的房间安静下来了。

甄咪咪刚刚还气红了脸，这会儿却看着秦骧骧说：“骧骧，你给我看看手相好吗？”

“你也相信我？”骧骧开心地问。

“要你看你就看呗！”甄咪咪说，盯了秦骧骧一眼。

秦骧骧说了句“男左女右”，便接过甄咪咪的右手，眼睛横过来竖过去地看了一番，说：“你呀，事业线不发达，感情线还不错。对人感情真诚，热烈……”

甄咪咪的手被秦骧骧的手握着，忽然想抽开却又不愿抽出来，只说：“我对人再真诚热烈，碰上个呆子也没办法，好心从来得不到好报……”

秦骧骧一抬脸，泼辣的甄咪咪脸竟红了，眼光也躲开了骧骧的，并且缩回手去。

“骧骧，我们去酒吧跳舞吧。”她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却又巴巴地对骧骧说。

秦骧骧眨巴着上眼皮儿，却说：“我真的

没功夫陪你跳舞，我马上还要赶回去改考卷呢！”

甄咪咪忽然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酸辣辣的，但是她忍住了。

李大雨离开房间，是因为他想起来他叫那位王敢县长等他的事。他连电梯也没坐，便匆匆地向十三楼跑去。

他没敲门，就推开了1304房间的门。这是一个并排放着两张床的单间，王敢正在两张床与两张沙发之间踱来踱去，那件蓝涤卡上装披在他矮胖的身体上，两面的衣摆左右晃荡着。

“老王，你在等我？”李大雨问。

“李省长，”王敢忙迎住，让座，“我正等你哩！”他感激地说。

“你那个事办得怎么样了？”李大雨坐到沙发上，跷上一只脚，问，两手拉着大衣两边的衣襟。

王敢也坐下，却只坐了小半个沙发，向李大雨倾着身子，说：“省行的薛行长同意不通过部里，由他们直接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保证，但也要等中国银行讨论决定，说这是破例的事。我怕时间拖得太长，贷款会被外国人撤回，甘蔗又要误掉一季。”

李大雨用手托了一下眼镜，闷了一刻，忽然拿起茶几上的电话听筒，说：“总机，给我要北京877498长途。我是李大雨，在1304房间。”

王敢的脸上忽然闪出一片光彩，他想笑，阔嘴也张开了，却又小心地收拢了去。

省城可以向北京直拨，不到一分钟，电话就通了——“我是李大雨哇，”李大雨握着电话听筒说，“我问你们这个银行是怎么办的，外资是不会等着中国银行慢慢开常委会的，人家贷款也等不及你们研究研究！你问我什么事，火气这么大？就是为我们斗县建造纸厂的事。专家听证会议一致认为要办，甘蔗渣这种高级原料造纸，在我国是缺

门。可是，一个研究研究，就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妈的，我看他那个部是吃干饭的！以后引进外资，我看不必非经主管部门级级批准，你把我这条建议向上反映一下。好了，不说废话，我们斗县外资贷款保证什么时候办好？什么？马上办？好，这才象个办事的样儿，好了，你要不是我老同学，这事也怕没这么快是不是？你们银行可不能也学着搞衙门作风哇，哈哈，好，谢谢你！”

李大雨放下电话，往沙发上一靠，也不看王敢，说：“他们已经同意立即办理贷款保证。行长是我在中央经济管理干部学习班的同学。好，这事就这么定了！还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来找我。要是我们许多领导同志，都象你这么敢闯，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

他说着已经站起身，从两肩拽拽就要往下滑的大衣，也不管王敢对他感激涕零，五体投地，拉开门就走了出去。等到王敢追出来，他已钻进了电梯间。

李大雨靠在自动电梯的壁上，不一刻儿，就降到了七楼，刚走进自己房间，就见小匡端着一杯很热的咖啡站在他的门前，轻轻地敲着门。

“又送咖啡给我？”李大雨有些兴奋，问。

“嗯。”小匡扬了一下长睫毛，又垂了下去。

“好，放着吧。”李大雨拧开门，看小匡把咖啡放到桌上。

“李省长，有脏衣服吗？”小匡问。

“不能老要你帮我洗衣。”李大雨有点不好意思。

“是我自己情愿的。”小匡有些羞怯地说。

“好，不说假话了，给你。”李大雨走进洗澡间，把他自己的脏衣服拿了出来。

“你——爱人的呢？”小匡问。

“我自己洗。”李大雨忙说。

小匡迟疑了一下，却径自走进卫生间，拿出了另一堆衣服，李大雨要抢，小匡已经

顺手拿过托盘，转身跑出了门。

“小匡，”等李大雨追出门外时，小匡已经下了楼。

“这丫头！”他咕哝了一句，转身回到房间，关上门，就跑进卧室，桌上的咖啡已被他忘记了。

他看着妻子酣睡的脸，心里忽然有些隐隐作疼。

“她看见钟馗就，”他忽然想。

他虽然困乏已极，仍然不想睡，在妻子床前的沙发上坐下来。

肯定是彩灯钟馗，使她联想起那个半夜里，我被造反派押回家，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事。那刻儿，她猛然惊醒，看见我的“鬼头”和被画成鬼判的样子，就大叫了一声——就是在那个晚上，她精神开始失常的……

“她原来就是那么一个年轻的弱女子，”他想，“是我害了她。”

“也怪我的事业心太强，害她受了多少苦。”他叹了一口气。

他的眼皮终于重得叫他抬不起来了。他就这样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睡梦里，他忽然梦见了那个化工学院分配来的女大学生——上海姑娘，他后来的妻子，梦见她报到那天满头大汗，却要用凉水冲头，被他——当时的化工厂厂长骂哭了的场景……

梦境忽然消失了，他忽然听到了敲门声。他在似梦非梦之中，依稀听到有人在轻声叫他李省长，声音那么熟……

然而，他却没能醒来，他实在是太累了。

第七夜

郑时中找李大雨已经找了七趟，每一次，他不是捞不到说话的机会，就是有人在场他不好说。唯有几天前的那个晚上，李大雨的房间里恰恰没有一丁点说话声。他轻轻地敲了半天门，门都未开，直到听见李大雨微微

的鼻息从门里传出来时，他才讪讪地转身走了。

他思考了几天，坐卧不宁。这天晚上，下决心顶着老脸也要找李大雨把话说穿。他装作在宾馆右边的友谊柜台前看那些专卖给洋人的工艺品，眯细的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大门。

算他走运，李大雨回来了，一如往常地匆匆推门进来，谁也不看地直往里边走。他赶快腆着肚皮撵上去，硬挤进正要合拢的电梯门——“李省长，真是好不容易才把你等着了！”

他笑眯眯地说，脸上有股谄媚劲儿。

李大雨心里正有些七上八下地不好受。当省长以来，他还没有象今天这样不痛快，因此见郑时中那肥笃笃的高肚皮向他袭过来，心里竟本能地升起一种厌恶，也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嘿嘿，”郑时中低低地笑了声，正要出口，电梯门开了，已到了七楼。

李大雨没请他，他也不用请，便追在李大雨身后，进了李大雨的房间，也不坐，硬着头皮，努力睁开他那两截儿黑棉线，有些可怜巴巴地看着李大雨说：“李省长，我们过去是老同事，如今是不敢高攀了！我找你，也是——”

李大雨点过烟，把火柴盒往小桌上一扔，也不请他坐，只问说：“老郑，你有话就说，该办的，我不含糊；不能办的，我也不含糊——你知道我这脾气。”

郑时中忽然感到这么多天来，省长是有意在冷落自己，要不，当真连个说话的机会也不给，眼前，这说话的口气——“他毕竟是今非昔比了！”

他没有往下想，只这么宽慰了自己一句，才谦恭地说：“我怎么不知道你省长的脾气哩！我，咳，怎么说呢？”他也不坐，却对已坐下抽烟的李大雨说，“我觉得自己身体、精力都好，还能对党多做些工作，一时还不

想退下来，学院党委书记的职务，是不是，还保留着，再干一任，李省长……”

他后面这声称谓，已满是股乞求的意味。

“你就为这事找我？”李大雨心里正时时闪忽着他视察北新桥街口两千户市民住房的不快情景，听他一说，早烦了，到底还是忍住，说，“这事由省委三人小组决定，我无权过问。”

“可你只要打声招呼——你如今正在上升时期，别人不敢不听。”郑时中忙说，心里却对自己说，“我没有猜错，他就是有意冷落我，不想帮忙！”

他懊恼地看着李大雨。

李大雨的眼前刚闪过那几间用芦席隔成的破木楼，听着郑时中的话，忍不住就要来火，他又一次忍了，只说：“你这事我帮不上忙，帮上忙我也不帮。都象你这样不想让位，还到处找人说情，年轻人还要不要上？”

“李省长，”郑时中的脸红成了猪肝色，凸起的肚皮却象瘪了许多，可心里却来了股没处冒的火气，“他记仇，还记着我向军代表告他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的事……”他想，嘴里却说“大雨，我知你脾气，可我究竟跟你……”

“好李省长，我这一生一世从前清到民国，从民国到解放，解放到如今，没住过一间能伸直腿脚睡觉的房子，你省长要是能让我们搬新房，我这八十多岁的老人情愿给您下跪了……”

李大雨脑子里正闪过那个八旬老人向他这位省长下跪求告的情景，心里不觉一阵酸，郑时中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李省长，您看……”郑时中使起了磨缠劲儿。

“我看什么？”李大雨陡然从恍惚的情境里惊醒过来，手中的烟卷一抖。一截烟灰，落在他的衣角上，他也没有发觉。

郑时中正要给省长大人掸去烟灰，又苦于肚子弯不下来，掩着的门忽然被推开了，一群人喊着李省长涌进了房门。

李大雨这才想起，是自己约他们——省交通厅与省城汽车公司的领导来商谈成立A省出租汽车托辣斯的事。

他忙站起来，招呼大家坐，脑子里虽还在闪忽着北新桥居民区几对当婚的年轻男女向他诉苦的情景，而把郑时中完全忘到了脑后。

郑时中忽然狼狈地感到在这里已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他凸起的肚皮瘪下去又胀了上来，他忙用手按住，象按住那就要爆开来、又绝不敢爆开来的不畅之气，悄悄地又讪讪地退走了，对李大雨连招呼也没打。

“妈的，他还在记我的仇！”

回到自己房间的郑时中，一屁股坐进沙发，忿忿地想。

“连跟我讲话都是心不在焉的！”

他把鞋子一扔，双脚就架到了席梦思的床帮上。

“这么绝情！”

他使劲用肥笃笃的胖手揉着肚子。

“我看他能干几天，真是小人得志！”他不觉骂出了口，两条与他那胖肚皮不相称的细腿从席梦思的床帮上，陡地缩了回来。

郑时中那副憨态的外表不见了。他简直想找谁吵上一架才痛快，却又用那只胖手，硬把这股倒楣的气往肚皮深处按去——妈的，你李大雨，还有武扬，我们原来还不都是一样的！论级别你们都比我低！你不过是占了比我年轻的光！

郑时中一边揉着肚皮一边忿忿地想，要是那家化工厂的炉子不炸，也不会派你李大雨去，不派你去你还能显出本事来？

他猛地按了一下总往上胀的肚皮，妈的，什么本事，要是派了我去，还不一样？那么个在全国数得上的大厂！我去了也一样能平步青云！

他只觉得肚子要炸，却立刻又觉得肚子象漏了气似的，瘪了下去，也怪我自己，先

找的还是我，怪自己太胆小，不敢立军令状……

他觉得满肚子不舒服起来，使命揉着，深深地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李大雨走了，第一把手竟给了武扬。而后又有人说他是文革时的不倒翁，把他弄到一所新成立的师专，如今虽改成了学院，不过是换了块牌子，现在又要让他“让贤”——妈的，就这么一步步地逼我……他忽然觉得自己委屈极了……

说不定都是他姓李的捣的鬼！他一恨，竟十分轻巧地弹起来，趿上鞋子就走出房间，踱着通红的长长的地毯，忘了坐电梯，直到一圈圈楼梯把他转晕了，他才觉得有电梯不坐，真是太冤枉！

他走进宽阔的门厅，走过右边一扇高大的电气自动玻璃门，置身在罗浮宾馆的山水厅里，在这室内大厅的绿树飞泉与高山流水之间，走着，盲目地散着步，却忽然发现省委第一书记的儿子秦骧骧，正和酒吧里的那个漂亮女服务员，躲在一座峭壁后面说话儿。

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几天前，他已认识了这位第一书记的少公子，而且看出他热情，肯帮忙，因此，竟忘了人家小年轻此刻正在做什么，走过去，猛用地用胖手拍拍秦骧骧的肩膀——“小秦，在这玩呐！”

他的两眼又变成笑眯眯的了。

秦骧骧一怔，忙叫了声“郑叔”，可是一回脸，小匡却说了声“我走了！”

“哎，小匡，你——”秦骧骧眨着上眼皮儿，朝小匡的背影喊，小匡已经绕过那飞着瀑布的峭石，不见了。

郑时中这才想起人家年轻人有事，却又问：“小秦，爸爸身体好吧？”

“好，”秦骧骧心不在焉地应着，眼睛仍追踪着小匡就要消失的身影。

“他在不在家？”郑时中又问，他不愿放过这个机会。

“在家，”秦骧骧又应了他一声，终于忍

不住地说，“郑叔，我有事找她，你等我一下。”说完，转身就向小匡追去。

郑时中一听骧骧说要等自己，心里反踏实了些，干脆就在这假山旁站住了。

可是，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秦骧骧还不过来，他急了——“真是公子哥儿，讲话这样不守信用。”

他又等了一会儿，终于气嘘嘘地转身走出了山水厅。

他回到门厅，再也无心去欣赏那些工艺品，干脆往酒吧里走。走到柜台前，便对已经站进柜台的小匡说：“我要一瓶啤酒，一包这种烟。”他指了指橱窗里做成罐头式的香港生力啤酒与美国骆驼牌香烟。

“您有兑换券吗？”小匡和蔼地问，并没有认出他来。

心不在焉的郑时中睁开了细棉线眼，问：“什么兑换券？”

“就是外汇券，”小匡见他还不明白，便耐心解释说，“这些都是用外汇买进来的，要付外汇券才卖。”

郑时中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股气：“我什么都不懂什么外汇不外汇！我是中国人，就知道用中国钱！”

他忽然认出眼前的女服务员就是刚才把秦骧骧勾跑的那一个，因此火从中来。

小匡的脸红了，长长的眼睫毛颤抖了一下，却搭拉了下去，她没有说什么。

郑时中还要发作，一个人拨过他的肩膀，说：“是郑院长，发什么火。我这有兑换券，我给买了！”

正在一边喝威士忌的梅力非把他拉到了座位上。

郑时中立即认出他就是前几天在一起吃过饭的省委副书记的儿子，这才按下一肚皮火气，说：“真不象话，这简直是越来越不象话了！这里还是不是共产党在领导？”

梅力非一笑：“郑院长，哪来那么大火气，你又不是省长，要是省长，不要兑换

券，啥好玩意儿，都会照样送到房间里。”

“什么省长，都是小人得志！我还不晓得他！”郑时中接过梅力非递过的一杯英国威士忌，一口灌进肚里，嘴里虽觉得味儿并不好受，说话却更无所顾忌起来。

梅力非一怔，忙问：“怎么，省长大人也得罪你了？”

“我看他迟早要把人得罪光！”郑时中说。

“这话倒不错！他这人也太六亲不认了。”梅力非说。

直到这时，郑时中才忽然听明白梅力非跟他说的话也有对李大雨不满的意思，因而忿忿地说：“在一起干了那么多年，谁还不知道谁？现在端的什么省长架子，我姓郑的不吃这个！真把我惹火了，端出来有他好看！”

他又灌下了第二杯威士忌。

梅力非笑了：“郑叔，不说了，有时间去家里谈。爸爸很想见见你们这些从下面来的同志，你也该给省委多反映反映情况嘛！”

“真的？！”郑时中问，他的细棉线眼，陡地绽开了，在幽忽的五彩灯辉下，熠熠地闪烁着。

省交通厅与汽车公司来的人走掉时，已经很晚了。

李大雨疲倦地坐在沙发上，望着满烟灰缸的烟蒂，又嚓的一声点燃了一枝烟。

创建A省友谊出租汽车总公司与设立董事会的事，今晚上总算谈定了。可他还在为钱发愁，为他想要施行的一项计划心虚。久久以来，他就想减少省直机关与各地市领导干部的用车。现在一个地市科局一级的领导，上班下班，哪怕只有五分钟的路，都要用小卧车接来送去。如果能从省委、从他自己开始，把小卧车的专人使用率降低到最低限度，把供个人使用的进口轿车换成国产轿车或越野车，就可以使友谊出租汽车公司至少省掉上千万元的投资。而山水名胜众多的A省旅游事业，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其

实，在北京，一个十来级的司局长上下班蹬自行车，岂不是极为平常的事！

但是，这将牵涉到各级干部实际上是工资制加供给制的特权，因为单凭工资收入，任何一级干部都买不起小汽车，雇不起司机，哪怕是买汽油！他也许会因此而犯众怒，把他已经得罪的人数再翻上几番！

他猛吸了一口烟，一个烟圈一个烟圈地吐着。在一个个烟圈里，他好象又看见了那两千户居民住着的那些东倒西歪的破房子，看见了那一张张对他寄予无限期望的面孔——老泪纵横的，目光热烈的，忍着怨恨的……

他自从就任省长、住进罗浮宾馆的这两间套房以来，第一次对这华丽的房间看得不顺眼起来；第一次坐在这舒适的沙发上，感到背如芒刺；第一次意识到，他得赶快搬出这家宾馆，哪怕在省政府大楼里随便找两间房。他住的，与那两千户，不，千千万万户老百姓住的相差太远了，远得他心慌……

“妈的，有些人，有小车坐还要讲牌子，国产的不要还要进口的，奔驰，皇冠，雪铁龙……心里还有百姓没有！老百姓至今还住在板席隔成的破木板屋子里，一抬步整个楼都响动……”

这才是当务之急！

他猛地掷掉烟头，又弯身拣起，压进烟缸里，正觉得该做什么，妻子却从卧房里走了出来。

“你还没睡？”他连忙问。

“没有。”妻子应道，走过来，坐到他的身边。

妻子在那天观灯犯病之后，已慢慢好转并渐渐恢复了常态。这两天，生活上已经能够自理了。只是她的眼睛依然无神，脸色依然苍白，总是显得那么忧郁，象一个有着满腹心事的女人。

“你觉得又好了一些么？”大雨问她，完全不象他平时说话那么凶。

妻子点点头，看看他，等他的眼睛也看着自己时，她却低垂下眼睑，把他的胳膊捏紧了——“大雨，我跟你离婚吧……”

大雨不动，也不看她。他知道这时候最好别反驳她，顺着她。

“好在一双儿女也大了，都上了大学，也都逗了我的心。我，将来，跟他们过，不能再这样，拖累你。”

妻子垂下的睫毛上，有泪星在闪烁，她



一旦恢复了常态，说起话来，便全然象个好好的人。

大雨不说话，任她攥住自己的胳膊，苍色的脸膛上，肌肉在抽搐。

“你为什么不说话？我是真心想跟你离。”妻子说，额头靠到了他厚实的肩膀上。

“等你哪一天病全好了，再不犯了，你还怕我不跟你离婚？”他强笑着，说。

“你这话——”妻子抬起眼睛，忧郁地望着他。

他忽然觉得心有些烫，说：“我只干三年，就退休，到河北老家的海边上，盖几间茅屋，在那儿陪你到死。”

妻子的眼泪忽然流到他的脸颊上，他的脸上痒乎乎的。

“那我犯病时你不嫌我？”妻子问，低垂下眼睑。

“我嫌你病好时说颠倒话！”他说，又凶起来，却给人沉痛的感觉。

妻子伏在他的肩头，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电话铃突然响了，他轻轻地推开妻子，走过去，拿起话筒：“是骧骧，什么，你爸有要紧事找我？我这就去。”

他转过身来时，妻子已经站起来，走到卧室门边上，却转身靠住，一双失神的大眼睛看着他，就象罩上了一层灰色的雾。

这雾又是湿津津的。

“我去去就来。”他对站在门边的妻子说，拉开房门，却又转身朝妻子看了一眼，他看见了罩在妻子大眼睛上的一层灰色的雾，湿津津的雾。

他差点没有力量再跨出门去。

虽然已近午夜，可酒吧里依旧热闹得很。外宾与港澳来的客人，在那种带有神秘色彩、既幽愁又斑驳的彩灯灯辉笼罩下，全显得既娴静，又兴奋。弧形酒吧深处凸起的小小转台上，A省歌

舞团的一双男女歌唱演员，正在演唱香港歌曲《我的中国心》。一曲终了，满座的客人无不兴奋地拍着巴掌，尤其是那些华侨，有的竟大睁着泪湿津津的眼睛，叫着“再来一次！”

小匡站在高高的柜台里面，在酒柜的霓虹灯闪烁下，那张秀丽端庄的脸庞，显得异常漂亮。可是，那一对大大的水灵灵的眼睛上，又密又长的睫毛，却总是久久地合着下眼睑，要不是有人买酒，或有人问她句什么，攀谈两句，她绝难把那长茸茸的睫毛抬起来。

幸亏那位胖胖的老头把秦骧骧拖住了。要不，那一刻，她站在山水厅假山石后面，对秦骧骧向她提出的请求，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她知道秦骧骧对她好，她却总是躲着他，不得已时才和他会说会儿话。她喜欢他，爱他忠厚，心胸好，没有轻薄的大家公子气，但又知道这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别让它来搅扰这梦境的安宁吧！虽然这梦境的余味，有时也是苦的。她们宾馆的女孩子们，留给她的教训还少吗？在国外，她不就只是个“酒吧女郎”吗？

可是，她听到了梅力非跟那个向自己发火的胖老头说的话。她心里恨死了这个轻浮不知自爱的上流公子。但这个晚上，她倒忘了他，忘了刚刚还萦绕在她心头的秦骧骧，倒为李省长担起心来。她甚至从未有过地快嘴，把听来的话告诉了酒吧组长，酒吧组长却说了句：“李省长把爱人接来，真是太对了！”

小匡有些捉摸不透她的话。

这一晚，她就这样一会儿想着秦骧骧，一会儿又挂怀着李省长，一会儿又恨梅力非还有那个少奶奶。她还把组长的话琢磨了一遍又一遍。

她忽然觉得自己懂得太少了。

快零点了。酒吧里客人已不太多，大多数人在喝一种由威士忌、葡萄酒与苏打水调

成的甜酒，吃着甜点心。

李大雨走过酒吧，顿了一下，转身走了进去。

小匡忙离开柜台，向已经坐下的李省长走过来，问：“李省长，您还要咖啡吗？”

“不要，你坐。”李大雨说，看着她。

她有些局促，却又不能不坐，但又说：“我还没有下班。”

“那有什么关系，我叫你坐的。”

李大雨说话一向这样。她有些忐忑不安地坐下了，垂着她长长的眼睫毛。

“我问你一句话：喜欢不喜欢秦骧骧？”李大雨问，象在和外商谈判。

小匡的脸红到了脖根，“我，不，不……”

她的几个不字，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她没想到省长会向她问出这种话，因而慌乱得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李大雨也不笑，照旧问：“你要喜欢，我就受人之托，向你做媒；人家把家里的父母亲的工作全都做通了，才托的我。”

刚才，他和秦振波同志谈完要紧的工作，就在小车边上，骧骧拉住了他，求的他，要不是骧骧这孩子，还有小匡本人，他才不干这种事呢！

小匡不吱声，美丽的脸庞已低到叫李大雨看不见的地步。

“不说话，就是同意了？”李大雨问，嚓地点着一根火柴。

小匡猛地抬起脸。

李大雨手中的火柴在燃烧，却没有凑到烟卷上。火光里，他看见小匡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已经蓄满了眼泪。

当火柴已经烧到他的手时，他才听小匡低下脸说：“李省长，别说这事，我不可能，嫁给他那样的人。”

李大雨扔掉已经炙手的火柴，看见小匡忽然两手蒙住脸，擦去已经流了一腮的泪水，站起来，垂着眼睑，说：“李省长，我，

还没下班。”

她转身走了。

李大雨愣愣地看着她。

在酒吧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里，梅力非与少奶奶汤琳把这一幕全看在眼里，并且会心一笑。

第十二夜

几天来，在秦骧骧没滋没味的生活里，唯一给他带来了一点儿安慰的，就是今天，他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他拿着这张通知，本来想立即闯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去，报告一下喜讯，临了却快快地打消了这个念头，直到他把这张通知看成了小匡一副副各不同的面影，这才心事重重地出了家门，跨上自行车就冲出了省委大院，并且从未有过地对那两道门岗感到不痛快之极。

秦骧骧不一刻就到了罗浮宾馆的门厅前，将自行车推进停车棚，转身要走，却被看车的妇女叫住，直到他好不容易掏出三分钱，才被那妇女放了过去。

他走进了大转门，扫视了一下灯火辉煌的的门厅，一眼看见接待员游凤尾，便问：“大雨叔叔在家吗？”

小游连忙迎上来，说：“不在，你找他有事？”他好象很兴奋，两只小眼睛努力打量着眼前这个“八府巡按”的公子，表面上一副讨好相，心里面快活得就差要瞧不起他。他从别人那儿知道了秦骧骧托省长李大雨向小匡求婚失败的事，谁知这事竟治好了他的心病——这可是拦在他面前、他自己没力量搬却的大石头啊，小匡自己不愿意——这可是他的运气！

“那——”秦骧骧用五个手指头在他一头不整齐的头发里乱挠了一下，眨巴着眼睛，也不看小游，突然问：“你能给我换几块钱兑换券吗？我想喝点啤酒。我，还是第一次。”

他说得挺不好意思的。

“你要换，那还不一句话！”小游连忙谦恭地说，转身跑进柜台，复又转出来，把一张十元票面的兑换券塞到秦骧骧手上。秦骧骧忙掏出一张大团结，塞过去，小游不接，秦骧骧忙说：“那我就不换了！”小游这才接了。

秦骧骧握了一下游凤尾的手，表示了感激，这才快步走进酒吧，一眼瞥见小匡正伏在高高的柜台上想心思。

他的心立即狠跳了一下，脸也红了。

他迟疑了片刻，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向柜台走去，“我一定要在她面前装作象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过那样，要她看不出我的痛苦，更不要对她说我已经考取了科技大的博士学位研究生。”

他对自己说。

小匡看见了他，长茸茸的睫毛刚抬起就又落下了，原来在霓虹灯的光辉里，就显得红泱泱的脸颊，更红了。

秦骧骧象往常一样，半坐在那张美国式的高酒椅上，不自然地掏出那张兑换券，有意作出气派地说：“给我一大杯白兰地，两瓶生力啤！”

小匡抬脸看看他，镇静了些，接兑换券的手指却有些颤抖：“你，不要喝这么多酒。”她的大眼睛看着兑换券说。

“我在这喝酒的日子不多了！”秦骧骧第一次那么勇敢地看着她说，心跳得好厉害。

“为什么？”小匡努力平静地问，仍不给他拿酒。

秦骧骧正要把去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的事说出来，又忍住了，还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炫耀个啥！”嘴里却说：“拿酒给我吧，我酒量挺大的！”

他说这话时，忽然觉得眼睛有些发烫，因而上眼皮就眨得愈加厉害了。

小匡的脸红了一回，又白了一回，盯了秦骧骧一眼，这才迟疑地转过身去，拿下两瓶香港生力啤酒，放到柜台上，然后才

转身向一只挺大的高脚酒杯里倒法国白兰地——她倒得那么慢，并且泼泼洒洒的，全不象她平时那样利索。

秦骧骧接过白兰地，一口饮了，吓得小匡瞪大了眼睛——“你，”她的眼睫毛垂下去了，大眼睛里象是有了眼泪。

秦骧骧这回连看也没有再看她，拿起那两瓶生力啤，转身就走了，正红着脸膛，眨着眼睛想找个地方，却听有人叫他：“骧骧，这边来！”

是梅力非。

秦骧骧本不愿意跟他坐到一起，可梅力非又叫了他一声，他这才走过去，坐下，把啤酒往小桌上一放，两只手臂往坡形沙发扶手上一耸，问：“怎么你还没有被撤职？”他装作没有看见少奶奶汤琳与其他几个打扮得极为时髦却又极庸俗的男女青年。

梅力非一怔，立刻笑着问：“等想撤我的人垮了，我还要升呢！”

“这话是什么意思？”骧骧问，因为喝了一大杯白兰地，脸已在发红发烧。

梅力非拢过来，附耳大声说：“你没听你爸说？”

秦骧骧摇摇头。

“他的常委书记，上面不批。”梅力非说得很响，以致少奶奶汤琳得意地盯了骧骧一眼。

“屁话，不可能！”秦骧骧连眼睛也红了。

梅力非冷冷一笑：“我说你书呆子气十足！你以为你能考上博士研究生，就能懂政治，没门！人家把你坑了，你都不知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秦骧骧大声问。梅力非忙用手指往嘴唇上一贴，小声说：“李大雨他妈的早就跟小匡搞上了。我就亲眼看见他抓住小匡的手，小匡流眼泪。李大雨的衣服就是给她洗的！他疯老婆没来前，小匡就借洗衣上他房间里跟他鬼混，谁不知道？别的证据更有的是！就你蒙在鼓里，一天到晚李叔李叔地叫！”

“他嘴巴甜着哩！”少奶奶冷不丁插嘴说。

那几个青年男女也嘻嘻地捂住嘴笑。

秦骧骧的脸变得一道红又一道白，眼睛



眨得越来越快，他终于将拿在手里正准备掰开气盖的生力啤酒，往桌上一掼，嚷道：“你们他妈的少在这造谣，往大雨叔叔身上泼污水！”

他简直象喊一样。

梅力非脸色一变，忙按下他，说：“全省城就数你是书呆子，也怪你爸嘴太紧，中央正要派人来调查李大雨的事。他才干了几天省长，就搞得一团糟，连她疯女人都提出要跟他离婚，你呀！”

梅力非把话卡住，吸一口烟，又吸了一口可乐。

秦骧骧被一大杯白兰地灌得有些晕糊的脑子，应付不过来了。但有一点，他异常清醒。他知道，就是他眼前的这班人，还有这班人背后的那些反改革派们，在给他大雨叔叔泼污水，在离间他跟他大雨叔叔的关系，目的就是要赶他下台！

他坐下去又站起来，连两瓶生力啤也不要了，转身就走，他要找大雨叔叔去。

秦骧骧气冲冲地离开酒吧，顺着通红的地毯，快步挤入已快满人的电梯间，呼隆一声，就到了七楼。

他也不敲门，就推开707房门，一看客厅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

“谁？”套间卧室里传出来甄咪咪的声音，随着声音，甄四小姐已经跳了出来——“是你。”她说，忽然变得快快的。

“阿姨在吗？”秦骧骧粗声大气地问。

“刚睡下。”甄咪咪说。

“大雨叔叔呢？”

“不是你爸找他去了吗？”咪咪奇怪地反问他。

“他妈的你知道梅力非跟少奶奶他们在造大雨叔叔的谣吗？”

秦骧骧一屁股倒在长沙发上，头也仰靠在沙发靠背上，眼睛也不看甄咪咪。一向很有教养的他，连话也说得粗了。

“还有我不知道的事！”甄咪咪不屑地说，顺手把套间的门拉上了。

“这帮王八蛋，成天就知道在一起鬼混，看见别人干了点事，就不服气，就要捣蛋，还往人身上泼污水……”喝了酒的秦骧骧没

完没了，喷出来一口口酒气。

一向泼辣的四丫头，见秦骧骧象变了一个人，也因心里在为大雨叔叔不平，便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爸多说说大雨叔叔的好话！有人背地里写信到中央告大雨叔叔的事，你都不知道！”

“真有这事！”秦骧骧几乎是弹了起来。

“还假的呢！”甄咪咪拿起正给大雨叔叔打的毛衣，说。

“哎，我跟你说件事。”秦骧骧忽然拉住咪咪，说。

“什么事？”咪咪故意连眼皮也不抬，戳着钢针，问。

“梅力非在酒吧里跟少奶奶还有几个人造谣说，大雨叔叔跟服务员小匡搞上了，我一听就气得——”

甄咪咪眉毛往上一挑，搁下毛衣，却又看了一下卧室的门，这才恶声恶气地说：“我看你是吃醋吃昏了头，是你找大雨叔叔为你找小匡的，你忘了？小匡不愿跟你好，还流了眼泪，大雨叔叔才被那班家伙扯了进去，你惹的祸，你还——”

“大雨叔叔只打电话跟我说小匡不愿意，没说她流泪。”秦骧骧忽然说得有气无力。

甄咪咪咬了一下嘴唇。

“你知道小匡为什么不愿跟我好吗？”喝了酒的秦骧骧，完全忘了甄咪咪对他的追求，把咪咪当成知心朋友，直言不讳地问说。

甄咪咪咬紧的嘴唇松了。她恨恨地瞪了秦骧骧一眼，辣滋滋地说：“人家信不过你们这些公子哥儿！”

“为什么信不过？”秦骧骧急了，转脸问。

“问我干什么！你问你自己！”甄咪咪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似的，猛地扔掉毛衣，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把脊背对着秦骧骧，却在拼命忍住眼泪。

秦骧骧这才大梦初醒似的，看着咪咪，右手的五根指头，慢慢地插进了他那一堆乱糟糟的头发里。

他不知再该说些什么才好。

好一会儿，他才意识到自己今天对甄咪咪说的话，找错了对象；也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从自己的倒楣事上，又移到大雨叔叔的身上，这才对着甄咪咪的背影问：“四丫，”他想拉近乎，因此这样称呼甄四小姐，“你知道阿姨真的要跟大雨叔叔闹离婚吗？”

伤心已极的甄四丫头，听了这话，努力压住自己心头的那一碗苦水，转身冷着脸，问道：“你在哪听到的？”

“也是刚才听梅力非说的。”骧骧说。

甄咪咪愣了，“他怎么知道的？”她象是问自己，也忘了自己的苦楚。

“那这事是真的？”秦骧骧不安地站起身。

甄咪咪看着他，突口说：“那是阿姨怕连累李叔，跟李叔谈心时说的，这话怎么也被他们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秦骧骧的酒象是醒了。

“这班人坏到顶了！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他们整了李叔一大批材料，有的纯属造谣，有的捕风捉影，报到中央，存心要把大雨叔叔搞下台。你爸这第一书记怎么当的？他是真支持大雨叔叔还是假支持大雨叔叔？”甄咪咪火辣辣地问。

“那还用说，当然是真支持！”骧骧说。

“真的就该拉脸跟那些人对着干！听任这些谣言惑众，还叫什么真支持！”甄咪咪仍然没好气。

“四丫，”骧骧又叫了一声，“你别冤枉我爸，他最支持大雨叔叔了，他自己就是坚定的改革派！我也是。”

“要不，我半句话也不会跟你说。”甄咪咪瞪了骧骧一眼，恨恨地说。好象她现在跟他只剩下了这一点点关系。

电话响了，咪咪忙走过去，拿过听筒，“你是谁？噢，我听大雨叔叔说过。他不在，你有要紧事要上来等他，行。我和秦公子在，阿姨睡了……”

“谁？”骧骧问。

“化工设计院的顾问武扬，一个好老头！”甄咪咪说，又白了“秦公子”一眼。

李大雨自己驾驶着上海牌轿车，从省政府大院穿出来，不片刻，就到了罗浮宾馆。

夜已经深了。他把车停在停车场上，砰地一声关上车门，没有立刻走上宾馆的门厅，却站住向这辆浅灰色的旧上海牌看看，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能有辆车坐坐，就不错了，老百姓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哩！他当那家大厂厂长时，德国人送他的奔驰，被他交送给友谊出租汽车总公司已经好几天了。

他抿了一下嘴巴，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转身走上门厅的高台阶，秋大衣，在他身后飘着，象一件战袍。

他随着大转门走进宽敞明亮的大厅，差点撞在接待员小游身上。

“李省长，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小游诚惶诚恐，立即谦卑地要赔礼道歉。

李大雨侧身看看小游，欲笑却没有笑出来：“少这么酸不溜秋的，明明是我撞了你，要你道嘛歉？看我是省长是不是？对别人倒该这么客气点儿！”

他听许多人向他反映，这个年轻的接待员游凤尾，喜欢巴结当官的，看不起小官与一般人，常常刁难来宾馆找人的人，因此乘机剋了他一顿。

小游的脸涨红了，躲避着省长锥子一般的眼光，连声说着“是，我一定听您的话……”

李大雨不露齿地笑了笑，转过身去，正要往电梯间跑，却被一个人叫住：“李省长，喝杯啤酒不？”

原来敞开的酒吧大门里边，梅力非正举着秦骧骧买的生力啤酒，招呼他。

他不想睬这“小流氓”——他心里就这么认为的，又一转念头，反倒走进酒吧，往梅力非与汤琳那班人占据的小桌前一坐，看了梅力非一眼，却问汤琳：“少奶奶，又在搞什

么阴谋？听说你们家的鸡到底还是全宰了，是不是？你公公还生我的气不生？”

他笑咪咪的，脸上的表情全不象平时那么凶。

少奶奶汤琳红了脸，又不敢发作：“还当省长哩，专拿人开玩笑！”

“给你当怎么样？”李大雨笑着问。

“您可别吓坏少奶奶，我都不敢篡权，她还敢？”梅力非立即上来嬉皮笑脸地打圆场。

“你还有什么事不敢的？”李大雨盯住梅力非问。

“省长大人又拿我开心了。你只要不撤我的职，我就感恩不尽！”梅力非讨好地说。

“不撤你职，那办不到！只要我当一天省长，你就总有一天要被撤职！”

“那你要不当省长呢？”梅力非软里有硬问。

“那就让你爸撤你？”李大雨说，盯住他。

“李叔，你又开玩笑，我爸会撤我？”梅力非心里当真觉得好笑了。

“为什么不会撤你？我和你们厅长把你的问题全跟他谈了，他今天晚上表的态。”李大雨说得不动声色。

梅力非脸忽然泛了白，要发作，却又软下来：“李叔，你也太不讲良心了！我哪点儿对不起你？”他的话音有些发颤。

“对不起我，那算什么？我这省长帽子拿在手里，谁要抢都行！但是干一天，就得听我一天！”

梅力非的脸又转了红。

李大雨笑笑，转脸对汤琳说：“我要通知宾馆，以后禁止你们上这儿来寻欢作乐，不准兑换兑换券给你们。别尽看着你们都是司令书记的子女儿少奶奶，就给你们开绿灯——象这样，老百姓要指着我们的脊梁骂大街、骂祖宗的！”

他说的一点不象生气的[样]儿，却声调坚决。

“你呀，尽不做好事！”少奶奶有些狼狈，

却说，“我们在这乐，碍你什么事了？就是你管得宽！”

李大雨一笑：“你们才是第二代，就这么吊儿郎当不学好，第三代第四代不亡党亡国才怪！”

“那秦骧骧来混你就不说了，还想在这谈恋爱，刚才换的兑换券！”梅力非忽然找到了把柄，开始反攻。

“他以后也不准来！但他跟你们不一样，人家是正经谈恋爱！”

他那很凶的目光从梅力非的脸上滑到汤琳的面孔上面，见俩人都有些狼狈，仍不放过地说：“人家考取了科技大的博士学位研究生，你们呢？怎么不跟人家比比这玩意儿？”

他忽然站起来，扫了那几个时髦男女一眼，“这么晚了，还呆在这里干什么？时间对你们就这么不值钱？”

他转身走了。

直到他消逝在红地毯的尽头，汤琳才一咬牙齿，拧起眉毛说：“我真恨透他了！非让我公公上中央告他不行。”

梅力非也恨恨地说：“妈的，他不倒台，我们都没好日子过！”

那几个时髦男女嘻嘻地笑起来，有一个还说：“就会背后骂人，见到他就象老鼠见到猫一样，嘻嘻……”

梅力非与汤琳的脸都涨红了。

李大雨拧开707房间的门，没想客厅里全是人。咪咪，骧骧，武扬，还有王敢和几个得力的部下。

他见除咪咪外，别人全站了起来，说：“嗨，上我这来开群英会了！”

他话说得喜气洋洋，全没有一点不开心的样儿。骧骧和咪咪，武扬与王敢，都不觉互相看了一眼。

“李叔，阿姨睡了。她今天跟我拉了一天家常。”咪咪打着毛衣说。

“尽拉些什么了？一天？大话都让你一

个人说了!”李大雨往衣架上挂好大衣，转身坐到咪咪对面的沙发上说。

“就你主观!今儿是阿姨跟我说了你一天好!还把你小时候顽皮差点摔死的事告诉了我。怎么样?没错吧!”

四丫头放下手中的毛衣说，得意极了。

“四丫头，你这张嘴巴跟着你，真是苦死了!”李大雨笑着说。

“本来嘛，苏桎叔叔说，甄咪咪要没这张嘴巴，反而不可爱!”

甄咪咪对大作家、她爸爸的好朋友苏桎最崇拜，因而每每言必称苏桎，这会儿又得意非凡地说。

“那人家怎么不爱你?”李大雨有意激她。

“李叔，你要死了!”咪咪跳起来，要打他李叔。

李大雨忽然瞥见骧骧红了脸，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话溜了嘴，忙说：“别闹，你看这么多叔叔在这儿!”

四丫头这才坐回去，“要不是有客人，今儿饶不了你!”她的脸红扑扑的，连雪白的脖子都红了一圈。

李大雨这才问武扬和王敢：“你们怎么来了，事办得顺利吗?”

武扬与王敢互相看看，武扬见王敢有些讷讷的，便说：“你外面风声不小，说你要下台，一条条罪状怪吓人的，我不放心，这才想来看看你，问问怎么回事?”

王敢插了一句：“我也是。”

“李叔，他妈的梅力非这小子尽在酒吧里造你谣。”秦骧骧眨着眼睛说。

李大雨笑笑，问武扬：“都哪些罪状，你们数数给我听!”他早就什么都知道了，却有意问。

武扬说：“我知你这个人，不在乎。可该留神的，还得留神点。反改革的人，手段多得很。他们说你越权批准引进外资，置中央于何地!是不是?”他问王敢。

王敢忙说：“是，还说要把这笔贷款

冻结。”

“我看他们没那个胆量。”李大雨跷着脚不屑地说。

“开放酒吧，助长放黄色音乐跳迪斯科什么的!”

“屁话!跳跳舞，听听音乐，就犯法哪?少见多怪!苏桎叔叔说广东的宾馆里天天跳迪斯科，任仲夷同志还说迪斯科最卫生!”

四丫头忿忿不平地插嘴说。

“不过，以后非特殊情况，我也不许你上酒吧去跳舞!”李大雨对四丫头说。

“干嘛?”四丫头不服气了。

“就是不给。尽跳舞，成天和一些公子少爷小姐们在一起鬼混——”

李大雨没说完，四丫头就不服气地对嘴说：“我才不是梅力非跟少奶奶那种人呐!”

武扬笑笑，说：“还有就是无视党的领导与组织原则，擅自解散养鸡场党支部!”

“我就说解散得好，有一百个都应该解散!”骧骧嚷道。

“第四，”武扬数着手指头，说，“为了给自己立碑，改造中央大街，不顾几千居民户的死活!”

李大雨冷笑笑，嚓地点燃了一枝烟。

“第五，为了给自己患精神病的女人寻开心，不惜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搞元旦灯会，买老百姓的好!”

武扬竟数落得生起气来，越说越快了：“还有什么尽抓小事不抓大事，禁止养鸡，连老红军家也不放过;最难听的，是说你生活作风不正，并且由来已久，连当设计院长的时候算上，共有情妇二十六个!因此，你老婆的精神失常，就是你一手造成的!噢，忘了，还说你一向是个政治上的投机家，风派，震派。”

“说没说是凡是派?”李大雨问。

“没有，”武扬咽了口气，“这话他们不会说。”

“李叔，他们也太无耻了!”骧骧嚷道。

“李叔，你要是不反击，你就干脆连省长也别当了！”咪咪叫道。

“李省长，你也不能这么听任这些人造谣。”王敢咧开阔嘴巴，忧心忡忡地说。

李大雨一笑：“武扬，你还说少了两条，就是削减各级干部使用小车和马上向全省推广行政官员责任组阁制。这才伤他们的心呢！这批忘八蛋！”

他骂了一句粗话，却又一笑：“中国太大，什么人没有？有一句话，叫造谣可耻，信谣可悲。我再给加上一句，叫辟谣可怜！我才不去辟谣呢！”

“那就让他们这样糟蹋你，”甄四丫头放下毛衣火辣辣地问。

“历史上的改革家都没有好下场，连下场都不好，还怕什么糟蹋呢！”李大雨说得一脸不在乎。

“李叔，那也不行。要我，非弄个青红皂白！这班人，他妈的自己不干事，别人干了点事，他又耍来捣蛋！尽他妈的是些混蛋！这批人不弄掉，还四化呢！空话还差不多！”

秦骧骧忿忿不平。

武扬看着李大雨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大雨，你也不能一点不放在心上。象郑时中，还有那些和他一样，比他权大，支持他的人，到处瞎告状，上面要是了解情况，你的境遇也就难说。现在外面盛传中央要派调查组来调查你这个刚干了两个来月的省长，你看……”

他忽然偏脸看看骧骧，说：“有些情况，你爸也未必知道，你也该给他通通气，别尽信了那些小人的！”

“我非跟我爸说不可！大雨叔叔任省委书记、常委到现在都没批下来，说不定就跟这班家伙告状有关。”骧骧生气地说。

甄咪咪马上抵住他的话，说：“少来口头革命派那一套，今天晚上你就该跟你爸讲。你爸要是假支持李叔，你小心没好日子过！”

她忽然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不说了。

李大雨听着这些话，心里既宽慰，又有些激动——省委第一书记秦振波同志对这些情况，比自己了解得还多。他两次半夜召见他，不都为的是这些谣言！而且明天一早，秦振波就要为他李大雨飞北京，他劝都劝不住……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却说：“你们犯不着把这些玩意当回事。我本人都无所谓，你们还有什么担忧的？”

武扬忙说：“大雨，这话不能这么说。你能不能站稳脚跟，能不能把你的改革大刀阔斧地干起来，这牵涉到全省改革派的命运，也牵涉到人民群众对这场改革的信任情绪，不可等闲视之……”

“武叔说得对！”骧骧马上赞同。

李大雨点点头，忽然站起身：“好吧，谢谢大家关心，今晚我请大家去酒吧喝咖啡，就叫做告别宴会。因为我已决定搬出罗浮宾馆，在省政府办公厅搞到了两间房。对不起，别的我请不起，我只有人民币！”

大家全怔了，却又立即明白过来，秦骧骧忙叫道：“李叔，我还有六块钱兑换券，我请！”

李大雨立即对他说：“以后不准你再换兑换券！”

“知道了，我就这一回。”秦骧骧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连脸也红了。

大家站起来，李大雨正要领头走出房门，忽然看见妻子倚到卧室的门边。

“她全听到了！”

他心里微微一颤，立即走过去：“叶琴，一道下去喝咖啡。”

叶琴郁郁地看着他，不吱声。

大家面面相觑。

还是四丫头灵巧，马上奔过去，说：“阿姨，我搀住你下楼。”

她发现她阿姨的大眼睛又象是蒙了一层灰色的雾，湿津津的雾。

张 浪

出 钢

——给一位炉长

象当年品味当父亲的甜蜜，
静静地守候在产房的门边，
焦虑地期待小生命的降生，
和妻子那平安无恙的分娩。

任凭那炉火投来善意的嘲笑，
甚至顾不上擦一下汗湿的脸，
你是这样安详地守候着，
象守候自己坚定的信念。

出钢的钟声象婴儿的啼哭，
宣布了又一炉钢水的诞生；

也许你已记不清这是多少炉了，
出钢带来的喜悦总是那么新鲜。

钢水象精赤的裸体婴孩，
钢包的摇篮里伸腿乱蹬；
飞溅出来的朵朵钢花，
撒娇似地落到你的身边。

奔涌的钢瀑是你满腔热血，
联结着祖国那美好的明天，
也许只有在炼钢炉旁的人们，
才知道钢水和你的亲近血缘。

李大雨见四丫挽住了妻子，走到妻子身边，笑着说：“你不要为我担心，不当省长，就去北戴河乡下盖几间房，和你钓鱼去。”

他想逗妻子笑，妻子却只苦笑笑，那淡淡的灰雾，愈加是湿津津的了。

李大雨心里不觉颤动了一下，可他还是拉住妻子的胳膊，与大家一起走进了电梯间。

以李大雨为首的这支喝咖啡的队伍，使热闹的酒吧间为之一振。梅力非与少奶奶，还有那些时髦的“八旗子弟”们一见，一个个全怔了，动也不动，在幽忽神秘又五彩缤纷的酒吧灯辉里，竟象是缩成了一团，虽然他们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以李大雨为首的那一队人。

小匡低低地搭着她长茸茸的睫毛，把一托盘咖啡，挨次一杯杯地搁到了这一桌客人的面前，然后温存地笑了一下，转身去了。

秦骧骧追上了她，把六块钱兑换券递到

她手上：“给，给我买六瓶可乐……”

他说得结结巴巴。

小匡抬起长茸茸的睫毛，大眼睛与他慌乱的目光对上了。在一霎间，那两双眼睛，都晶亮地闪烁了一下。

这一刻，李大雨却看见甄四丫头，在怔怔地看着他俩。他忙将目光移到了妻子的脸上，并且捉住了妻子的一只手，捉得那么紧。

酒吧间无数嵌在玻璃砖里面的壁灯，闪闪烁烁地亮着，那吊在空中的玻璃转灯，更是把它温柔的五彩灯辉，温暖着这中国大宾馆里的别具一格的夜生活……

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一日——廿五日

草稿，六月卅日——七月三日修改

注：罗浮宫，十六世纪瓦卢瓦王族的王宫，查理九世前后的几代国王均在此执政，现为巴黎的艺术宫殿。

（插图：王 初）